读书札记

飘摇的人生　动人的旅程

——读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飘》

□孙亚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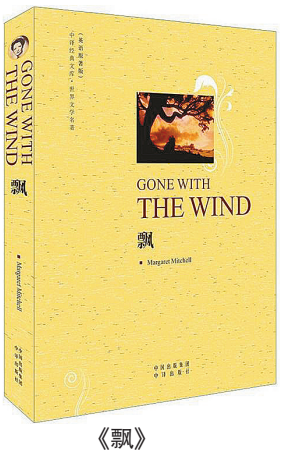
小说《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唯一的问世之作，也是惊世之作。作品以主人公斯嘉丽与瑞德、艾希礼的爱恨纠葛为主线，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向我们娓娓道来。

斯嘉丽是塔拉庄园主杰拉尔德的掌上明珠，是县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儿，身边有无数的追求者，她却唯独钟情于已经和梅兰妮有了婚约的艾希礼，并因此赌气嫁给了她一点都不爱的梅兰妮的哥哥查尔斯。

随之，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生活在美国南部邦联旗帜下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纷纷被卷入各自命运的激流。

艾希礼和查尔斯应征入伍。两个星期后，查尔斯病死军营。寡居的斯嘉丽生下查尔斯的遗腹子后，便带着孩子来到了亚特兰大，并在此再次邂逅了投机商人瑞德，并由此拉开了两个人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的序幕。

小说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主要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过程，气势恢宏，场景撼人心魄。战争的残酷、惨烈透过纸页和时空扑面而来，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生灵，都是多么渺小、无奈，仿佛倏忽间便会鲜血喷涌、灰飞烟灭，像这世间所有的战争一样。愿人间不再有战争。



《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小说的下半部分讲述的是战争结束后，被迫沦为亡国奴的曾经在南部邦联麾下生活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重新聚拢在南部邦联旗帜下，进行着更加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

小说中一生都被命运围追堵截，却从不认输的方丹奶奶，耄耋之年重上战场保家卫国的梅里韦瑟爷爷和艾希礼的父亲韦尔克斯先生，还未成年就奔赴前线的菲尔，一直用柔弱的身躯和永不妥协的意志信念，默默守卫着南部邦联旗帜的梅兰妮，都在标榜着一个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

作品透过梅兰妮对斯嘉丽一直燃烧到生命尽头的无私的关爱，向我们展示了人世间最温暖，也最坚固的亲情和友情。透过艾希礼、斯嘉丽、瑞德之间复杂、纠结的爱情，向我们道出了爱情的唯美、易碎、真实与幻影。

跋涉在爱情迷雾里的斯嘉丽和艾希礼，一直怀揣着对斯嘉丽的真爱，冷眼旁观却又无可奈何的瑞德，都让我们忍不住扼腕叹息。

小说的最后，身体太过虚弱的梅兰妮，小产后便永远地闭上了她那双永远清澈的眼睛。

梅兰妮的死，让艾希礼和斯嘉丽都看到了各自内心的真爱，艾希礼深深爱着的人其实是梅兰妮，而不是斯嘉丽。斯嘉丽真正爱着的人其实是瑞德，艾希礼不过是她爱情圣殿里自己精心塑造的一座雕像罢了。

然而，当回心转意的斯嘉丽回到家里时，瑞德已经决定离开她了，但从不惧怕直面命运的斯嘉丽，依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作品讲述到这里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不知道斯嘉丽、瑞德、艾希礼接下来的人生轨迹，将会飘向何方。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飘摇不定的，没有谁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因为变化是生活本身。

在变化降临时，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快地适应被改变了的生活，并且努力地活着，像斯嘉丽、方丹奶奶、梅兰妮那样，让自己飘摇不定的一生，成为一段起伏动人的旅程。

一幅关中平原的历史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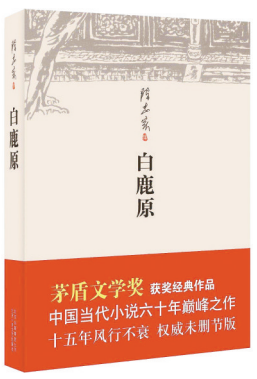
——读陈忠实《白鹿原》

□孙献伟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1997年，该小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认真读完《白鹿原》以后，我意犹未尽，回想起书中那一望无垠被白雪覆盖的白鹿原曾上演过的一系列事情，有过瘟疫，有过饥荒、有底层民众为求雨而跪爬虔行，也有因为杀戮而滴血、流泪……而书中所塑造的人物个个堪称经典，作者陈忠实用神来之笔，将每一个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他们何时出场，都能引起读者和他们一起或悲，或喜，或嗔，或怒。白嘉轩的正统、鹿子霖的虚伪、朱先生的睿智和冷静、黑娃的耿忠、白孝文的阴险……让人看后或扼腕叹息，或低头垂泪，或振臂同呼，或嗤之以鼻，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鹿原》整篇小说，通过在作品中对精神与心灵的寻根，带着对人性精神中“真”的追求折射出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还通过对文本中人物的个性描写，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刻价值，以及作者“寻根”的理念，揭示出封建传统文化束缚下人之生存的悲剧性。



《白鹿原》陈忠实　著

知名学者郑万鹏认为：“《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它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白鹿原》问世使民族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崛起。”假如一定要说瑕不掩瑜的话，那么厚重深沉的《白鹿原》真的就是一块洁白无瑕的白玉，无瑕中透着难以掩盖的灵性，散发着奕奕光彩。如果说《白鹿原》是男人的世界，那么它同样也是女人的世界。书中的女性光彩夺目，晶莹剔透。无论是白嘉轩的老婆仙草还是鹿子霖的媳妇贺氏，在自家掌柜不在的情况下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果断和干练，即使呈现出被封建礼教压制千年的女性悲哀，也能感受到她们面对生活的苦难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与坚忍。这让读者不禁联想，如果千百年来女性不被残酷的封建礼教所压制，那么她们今天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画面呢？肯定远远好过田小娥和鹿冷氏的命运吧！因为她们一个死了、一个疯掉。虽然，这两个女人与其父辈相比，更加大胆地去追求爱情。可是，她们最终都成了男人手中的玩物，社会的牺牲品，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作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诗巨作，《白鹿原》准确地把握了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其鲜明的意象，尤其耐人寻味，它通过对书中人物的语言、心理与行为的描写，把一个古老民族千百年来的民间生活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

史海钩沉

古诗中的数字意趣

巧妙运用数字入诗常能化平淡为神奇，变乏味为有趣，使枯燥的数字发挥出神奇的修辞功效，焕发出盎然诗意。

数字点染，精妙难言。苏轼《题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先以“三两枝”具体描写桃花零星开放实景，渲染初春环境气氛，再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点明题旨。“三两枝”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点出初春景物特征——少则春寒料峭，过于冷寂；多则春意盎然，稍嫌热闹——都无法与后文“春江水暖鸭先知”对气候变化的感悟相呼应。

数字比喻，言近旨远。李白《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夸张的“千尺”潭水与“汪伦送我情”合成程度不等的妙喻，化无形友情为有形潭水，生动突现汪伦踏歌送行的深情厚谊。

数字对比，强化情感。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封”诉因由之微，“八千”写路途之遥。“一封”与“八千”对举，于巨大的数字反差中抒发了作者忠而获罪、非罪远谪的强烈愤慨。

数字排比入诗可增强语言节奏和气势。《孔雀东南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以连续的数字排比快节奏速写成长过程，刻画出一个自小能干明礼、多才多艺的刘兰芝。

古诗常用数字与多个名词性词语组成生动可感的图景，以构成列锦状物抒情。邵雍《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用数字列锦把“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独立风景巧妙组合成一幅清新淡雅的田园图，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数字运用意达声谐，浑然天成。

古诗常用数字前后搭配构成句式匀整、音调和谐的对偶。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和“一行”并列，“万里”与“千秋”对举，构成两组相映成趣的数字对偶。柳上黄鹂一只过于孤单，几只稍嫌吵闹，唯有“两个”才能体现双栖双宿相向和鸣的无边快乐！“一行”写出了青天下白鹭高翔，连成一线的优美意境。“千秋”言时间之久，“万里”写空间之遥。“千秋”“万里”拓展了想象的时空，于尺幅之中绘出无限风光，增强了诗歌意境的厚度和立体感，让人于短短诗句中感受到自然的壮阔美丽和生命的渺小卑微。两组对偶自然天成，朗朗上口。

数字铺垫，以助逆转。郑板桥《咏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前三句堆砌数字，从一至十至千至万至无数，稍嫌啰唆。若顺势写就将成败笔。好在作者出其不意将笔锋一转，写雪花飞入梅林融入梅花，消失不见。逆转后的诗意和前文构成一幅完整画面，形成一种苍茫深邃的意境。第四句逆转是点睛之笔，读之使人宛如置身大雪纷飞的广袤天地。全诗先铺后转化腐朽为神奇，收到一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功效，使构思显得奇特而精妙。

数字顶针，首尾蝉联。萧衍《芳树》“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一叶度春风，芳芳自相接”，描写树木变绿散发出满树的芳香。数词“一叶”上递下接，使前后两句首尾蝉联，形成数字顶针，细针密线地揭示了诗人赏玩芳树时领悟到的人生哲理：一叶之芳不如众叶之芳，个体力量不如群体力量。　　据《中华读书报》

漯河晚报
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